

小川
绅介著

收割 电影

山根贞男编
冯艳译

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J905/13

2007

收割电影

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 (日) 小川绅介著；(日) 山根贞男编；冯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267 - 1

I. 收… II. ①小…②山…③冯… III. 纪录片 - 电影评论 - 日本 IV. J90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24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 划 贾超二
责任编辑 贾超二
装帧设计 朱 锷



世纪文景

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日] 小川绅介 著 [日] 山根贞男 编
冯 艳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56,0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267 - 1/G · 1177
定 价 26.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在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去世后，根据小川生前在各地的讲演录音整理而来。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章，讲述了小川摄制组从拍摄学生和农民的抵抗运动起步，到拍摄稻谷、村庄，拍摄农民的心灵世界这一转变和成长过程。书中还描写了小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亚洲纪录片现状的忧虑，以及对亚洲导演的期待。这是一部电影大师的心灵史，尤其对亚洲的纪录片工作者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

小川绅介：1936年出生，是日本最为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在日本战后的纪录片历史上，小川绅介和他的“三里塚系列”是一座不容置疑的丰碑。自拍摄“三里塚系列”的第一部《三里塚之夏》起，小川和他的摄制组逐步确立了其“定点观测”的摄影风格，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小川开始把镜头转向日本的乡土社会，呈现山村居民和自然界的战争。1989年，小川绅介创立了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片展。1992年小川绅介因病去世。

编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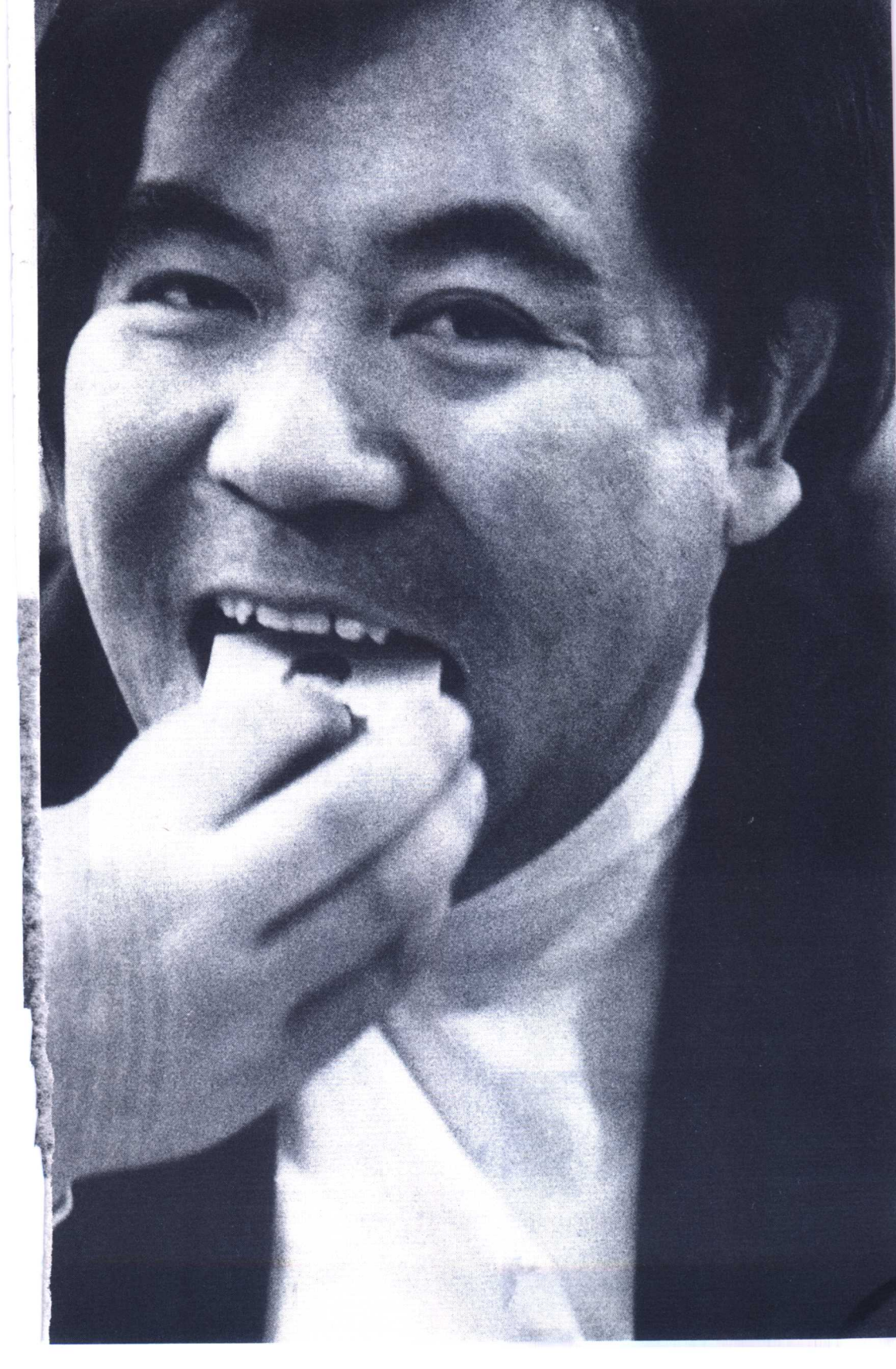
山根贞男：大阪外国语大学外文系毕业，日本电影评论家。

著有：《映画が裸になる時》、《映画—快樂装置の仕掛け》、

《日本映画の現場へ》、《日本映画時評1986-1989》等。

译者简介

冯艳：大学时期主修日本文学，后赴日本攻读经济学硕士、博士课程。现为纪录片工作者，纪录片作品有《我要上学》、《逃民》等。





和田村正毅合影(拍《日本解放战线·三里塚》时,摄于山梨县北富士,1969.10,北井一夫摄)。



山形县上市市宫旁边的小川摄制组的田地一隅(《牧野村千年物语》拍摄情形,1979.9,内藤正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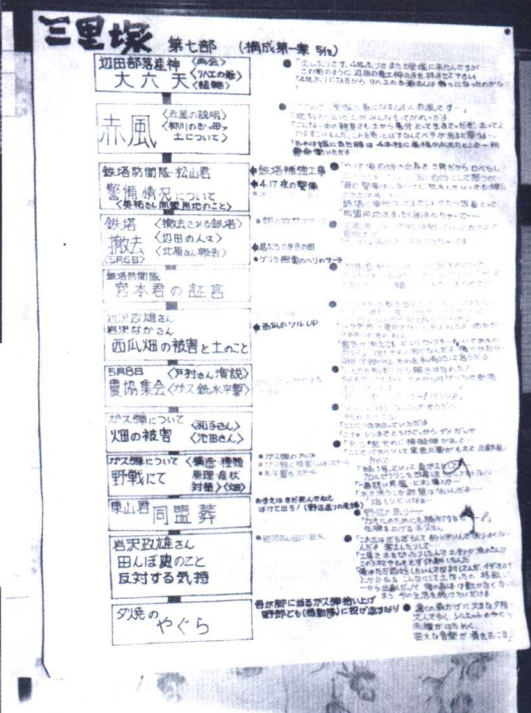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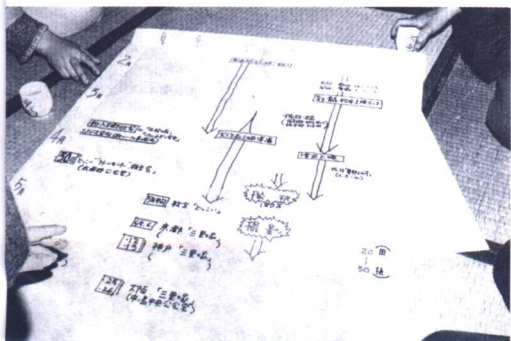
图化

将流程制成图表,循地图路线写出流程,将摄影到上映的过程——予以空间化,使其一目了然。



《三里塚·边田部落》的剪接人员首次完成出炉的方案(与新宿·岩本大楼的剪接室,1973.1)

《嗨!人间曲调》的上映日程表(摄于牧野的日式房屋中,1979.10.12)



《三里塚·五月的天空 回家的路》拍摄工作完成时的流程表(边田宿舍,1977.5.18)



准备在边田部落进行共同操作、种植花生的人员（拍《三里塚·边田部落》时，芝山町横堀，1972.6.9）。



到烧炭小屋探访花屋浩（山形县古屋敷村，1982.1）

步行

在每个季节里，和朋友、工作人员、村子里的人步行在田野间、山间和街上。



和内藤正敏及工作人员到山形县慈恩寺·肘折踏青（肘折温泉，1984.5.6）



带伊文斯等人参观（三里塚，1971.6.1）

真壁仁诗碑建立的前一天，拍完《牧野物语·山顶》外景后，与工作人员合影（上山车站前，1977.10.7）



摄于玉蜀黍田
(三里塚, 1968)



和木村拜访河岸段丘清水河畔
行动不便的老太太 (牧野, 1991.4.3)

受三里塚狂风肆虐的工作人员
(停宿部落, 1977.5.1)



请求氏子总代的青柳庸先生供拍神像 (《三里塚·边田部落》说, 边田的大六天神社, 1972.11.4)



柳川初枝说, 暴风雨害惨了农作物和土地 (拍《三里塚·五月的天空 回家的路》时, 停宿部落, 1977.5.1)



与法国及美国即将上映的《炮弹电影》制作看板的工作人员 (仙台·东北小川工作室, 1986.10)

和石像哥俩好 (山形县高岛町二井宿, 1975.6.22)

说说听听

经常与人交谈, 竖耳倾听,
把人物放进作品中,
也任他们畅所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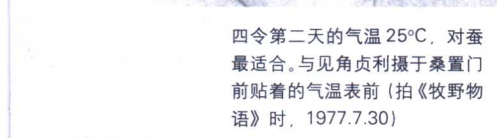


等待

自然与人开始作息的时间



与牧野久昌寺的住持、部落会长、木村修一等人站在地藏王神像前虔诚净心(拍《牧野村千年物语》时，五巴神社，1985.4)



四令第二天的气温 25°C，对蚕最适合。与见角贞利摄于桑置门前贴着的气温表前(拍《牧野物语》时，1977.7.30)



即将拍摄稻子出穗的空档与田村正毅合影(拍《牧野村千年物语》时，摄于小川摄制组的田里，1979.7.30)



与加藤孝信捕捉停歇在布满冰雪的唐松枝头小鸟的鸣声(拍《折肘物语》[未完成]时，摄于大藏村的康卡涅田野，199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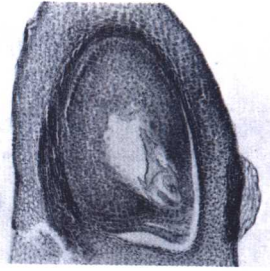


用裂像式摄影机观察稻子的开花景象
(拍《牧野村千年物语》时, 1979.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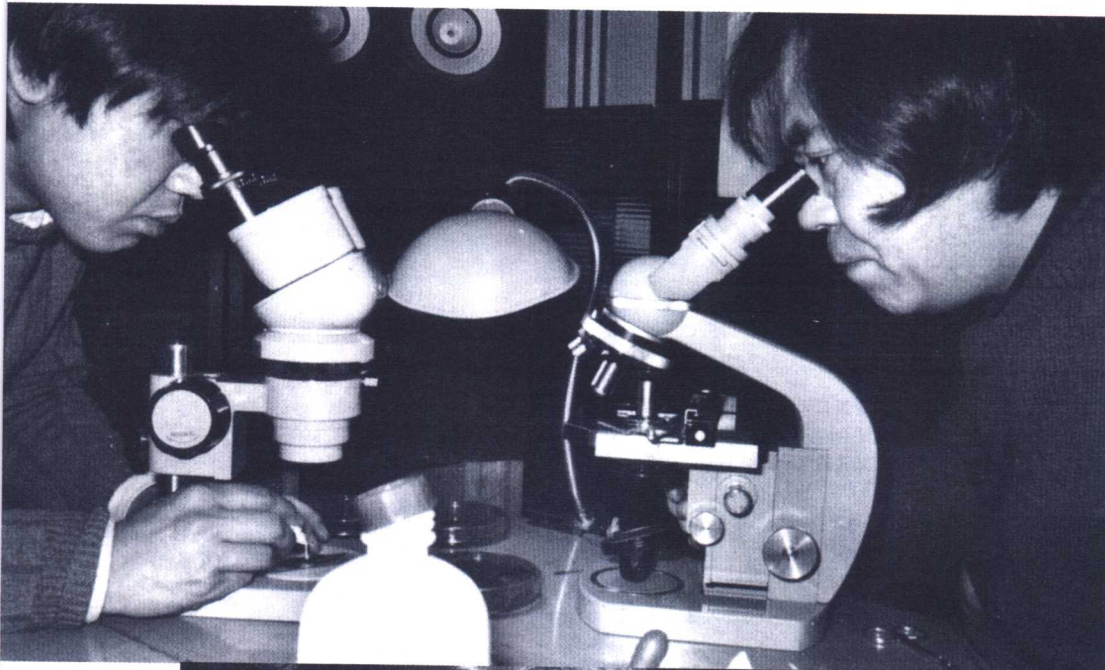
以显微镜观察稻子的腐蚀情形, 也就是堆肥内部的发霉态
(牧野实验室, 1980.2.26)

观察

为方便自己使用,
将以少许资金买来的二手器材改装,
探索稻谷生育的奥妙生态。



稻谷的受精——花粉
管插入子房之中
(《牧野村千年物语》,
1979冬)



用Éclair拍稻子的幼穗
(牧野实验室, 1979.7)

用幻灯机做为照明器材, 再用裂像式摄影机捕捉畸形稻谷的特写镜头 (牧野实验室, 1979.9)



小川和三位老师交谈，左起，佐藤正四郎（考古学）、小川、井上启（乡土史）、柏亮吉（考古学）（摄于牧野的家中，1984.11.10，内藤正敏摄）

用超小型相机捕捉以干冰表示寒气模型图（拍《古屋敷村》时，摄于牧野的家中，1981.1）



山形地方气象台的大野荣寿先生（立于小川左前者）传授气象方面的基本知识（拍《古屋敷村》时，摄于牧野的家中，1984.11.4）



制作《古屋敷村》中使用的老宅立体图一景（摄于牧野的家中，1980.10）

地图

左右稻子收成的寒害是怎么来的呢？
将自然界的生态化成地图。



《三里塚·边田部落》于上山拍摄的前一天
(上山上映事务所, 1973.11.10)



背景为辰巳四郎的扇画
(摄于牧野的家中,
1977.11.18)

新帽子与常用的烟
斗(摄于牧野的家
中, 1983.6)



《牧野村千年物语》的五
巴大法会拍摄后(摄于
牧野的家中, 1985.4)



调查稻子成长的空档(摄于
牧野的家中, 1984.6.16)

随意躺卧

忙里偷闲——在电影的制作与日常生活中，小川摄制组也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候。



捣年糕的事前准备，与菊池信之合影(三里塚，长原宿舍，1979.12)



与东京的典雅·法国文化中心举办小川摄制组作品连续上映发表会 (1978.3.4)

花屋浩请工作人员畅饮竹子汁(藏王·舟引山的小屋，1981.6.30)



“内藤正敏照片展”前一晚的庆祝会，与佐藤藤三郎合影(摄于上山石农协大厅，1983春)

食 小川绅介说：小川摄制组之所以屹立至今，是因为有好“食物”的关系——多吃，多喝，多唱，多笑。

突然调查的空档与友人土壤学者安藤丰合影，左起：林铁次、田村正毅、小川、安藤、饭塚俊男、白石洋子

和工作人员一起捣年糕(三里塚，边田宿舍1971.12.25)



目录

- 012 前言
- 019 春之章
- 020 拍摄稻之心
- 027 亚洲、日本，以及纪录电影
- 040 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 059 文部省审查和我的体验
- 063 “青之会”时代
- 067 夏之章
- 068 怎样看待学生运动
- 076 三里塚：“农”与拍电影
- 086 拘泥于同期声的现场主义
- 095 为什么要拍三里塚
- 097 拍摄寿的人们
- 100 重访三里塚与种稻
- 104 惟有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才能看到文化的真髓
- 107 边田部落：给村里人的情书
- 117 电影之旅：从三里塚到牧野
- 133 用十三年的时间，收割了电影
- 147 当地风俗中的恶
- 149 关于看得见看不见的关系
- 153 记录讲故事的人的心灵
- 156 纪录片的现实感觉

161	秋之章
162	根植于大地的深情 与石牟礼道子的对话
182	铭刻于身体中的记录 与内藤正敏的对话
216	真壁仁先生和我们
219	土方巽先生和阿与
222	应该记录的故事 悼上野英信
227	冬之章
228	进一步和亚洲的电影作家进行交流
236	从风土的圆锥所看到的
240	写给侯孝贤的《恋恋风尘》
241	关于彭小莲
243	在亚洲举办电影训练营
247	战后日本纪录片史之我见
274	小川绅介及小川摄制组作品年表
287	小川绅介年谱
304	编者后记

前言

小川绅介：一个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和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

吴文光

1997年是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先生去世五周年。这一年，大概有不少人或事可以想起并纪念，但我固执地想起小川绅介，这个对中国人、包括电影人至今还很陌生的日本纪录片制作人。

第一次知道小川绅介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中期，从德国人乌里希·格雷戈尔所著《世界电影史》里看到的，著者写到“1960年以来的日本电影”时说，日本的纪录片“首先应提及的是小川绅介花费多年拍摄的一组反对建立成田机场斗争的纪录片《三里塚》”，“这组影片中最杰出的也许要算《第二要塞的农民》，其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政治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这些高度概括的史料性的文字，肯定没办法写出小川绅介这个活的人和他活着的电影，仅仅是些抽象的文字，就像出现在同一本书里的另外数百名导演的名字一样，成为卡片，夹在电影史的档案袋里。

我是在1991年的夏天结识小川的，那时我在日本的福冈参加亚洲电影节，大约是电影节的第二天，电影节主办人前田秀一郎先生告诉我，小川从东京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在电影节完了之后到东京和他见面。这当然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几天后，我就坐在东京小川的工作室里，小川绅介这个在书里干巴巴的日